

Doi:10.20063/j.cnki.CN37-1452/C.2023.05.011

《醒世姻缘传》的素材继承与后世影响

刘洪强

(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, 济南 250014)

摘要:《醒世姻缘传》对冯梦龙所编的“三言”、《太霞新奏》《挂枝儿》等通俗作品多有摄取,它的书名很可能就受《醒世恒言》等“三言”命名的影响。文言小说及民间故事也是《醒世姻缘传》的重要取材来源。《醒世姻缘传》对张爱玲与莫言的小说都有明显影响。

关键词:《醒世姻缘传》; 素材继承; 冯梦龙; 三言; 张爱玲; 莫言

中图分类号:I207.41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8039(2023)05-0082-10

西周生《醒世姻缘传》为明清之际山东著名小说,许多素材来源于明代的话本小说或传说等,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的一部作品。本文挖掘了《醒世姻缘传》的素材来源,同时以张爱玲与莫言为例,谈论张氏与莫言作品中的《醒世姻缘传》元素。《醒世姻缘传》是小说史上承上启下的优秀作品。

一、《醒世姻缘传》的素材继承

《醒世姻缘传》的“醒世”与《醒世恒言》及《型世言》相同或相近。关于它的素材研究,学界多有探讨。胡适、孙楷第等先生早着先鞭,有开创之功。段江丽先生著《〈醒世姻缘传〉研究》找出九处素材来源^{[1]251-255}。笔者有两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(见后)。此外,丁岳博士在《亲书写与十七世纪世情小说》中发现《醒世姻缘传》中的为人放荡的程大姐与《警世通言》中《勿颈鸳鸯会》中倚门卖俏的蒋淑真相似,皮匠小鸭儿得到狐仙的指引而杀死正在通奸的妻子与“奸夫”晁大舍与《勿颈鸳鸯会》张二官得鬼之警、发戆奸情从而杀死妻子蒋淑真与“奸夫”秉中相似^{[2]36-37}。其实这部小说素材来源还有待于挖掘。《醒世姻缘传》的题材来源广泛,按来源可分为两类,一类是以“三言”为主的明清话本小说,一类是以文言小说为主的其他来源。

(一)来自“三言”等的素材

《醒世姻缘传》对“三言二拍一型”等话本小

说多有借鉴,对冯梦龙所编著的小说、民歌非常青睐。此部分主要分析它对冯梦龙所编撰白话小说的借鉴,冯梦龙所编著的其他作品也放在此部分介绍。

《醒世姻缘传》第3回“老学究两番托梦 大官人一意投亲”:

谁知出门走了不上数十步,一只极大的鸱鹰从上飞将下来,照那李成名面上,使那右翅子尽力一拍,就如被巨灵神打了一掌,将挟的狐皮抓了,飞在云霄去了。李成名昏了半晌,懵懵挣挣走到家来,面无人色。^{[3]41}

《醒世恒言》第26卷“薛录事鱼服证仙”:

一挣挣起来,将尾子向王士良脸上只一泼,就似打个耳聒子一般,打得王士良耳鸣眼暗,连忙举手掩面不迭,将那把刀,直抛在地下去了。^{[4]601}

《醒世姻缘传》中鸱鹰打了李成名一翅子,“薛录事鱼服证仙”是鱼打了王士良一尾巴,前者“如被巨灵神打了一掌”,后者“似打个耳聒子一般”。

第11回计巴拉说自己公公显灵:

计巴拉道:“据这等说起来,神道明明是我公公了!我的公公三花美髯,足长二尺,飘然就如神仙一般,左边额角上有钱大一个黑痣。但不知公公如何便这

收稿日期:2023-07-25

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中国古代方志稀见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”(19BZW092)

作者简介:刘洪强(1974—),男,山东新泰人,文学博士,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等显应?”^{[3]182}

《喻世明言》第10卷《滕大尹鬼断家私》中滕大尹装神弄鬼,声称看到了死去的倪太守:

滕大尹道:“方才长长的身儿,瘦瘦的脸儿,高颧骨,细眼睛,长眉大耳,朗朗的三牙须,银也似白的,纱帽皂靴,红袍金带,可是倪老先生模样么?”唬得众人一身冷汗,都跪下道:“正是他生前模样。”^{[5]166}

两者都是在打官司的时候说死去的老人显灵,计巴拉说自己的公公(指祖父);滕大尹说的是倪善述的父亲倪太守,描述的方式等也相近,虽然具体的词汇并不相同。

第12回晁大舍与岳父计巴拉打官司,事前收买了邻居高四嫂。原文:

晁大舍道:“待我去夹他,你休要赶。”向前说道:“好四嫂!你倒强似别人,这官司全仗赖你老人家哩!这百十里地有甚么远?四嫂待骑头口,咱家有马有骡,拣稳的四嫂骑,叫人牵着。若四嫂怕见骑头口,咱家里放着轿车,再不坐了抬的轿。脱不了珍哥也去哩,又有女人们服侍你老人家。我叫人送过几吊钱去,乡里打发工钱。我分外另送四嫂两匹丝绸、十匹梭布、三十两银子,如今就先送过去。”^{[3]193}

《警世通言》第24卷“玉堂春落难逢夫”皮氏与玉堂春打官司,收买证人王婆:

王婆便叫:“皮大姐,我也受这刑杖不过,等刘爷出来,说了罢。”赵昂说:“好娘,我那些亏着你!倘捱出官司去,我百般孝顺你,即把你做亲母。”王婆说:“我再不听你哄我。叫我圆成了,认我做亲娘,许我两石麦,还欠八升;许我一石米,都下了糠秕。段衣两套,止与我一条蓝布裙。许我好房子,不曾得住。你干的事,没天理,教我只管与你熬刑受苦。”皮氏说:“老娘,这遭出去,不敢忘你恩。捱过今日不招,便没事了。”^{[6]385}

晁大舍用钱物收买高四嫂与赵昂用钱物收买王婆一致。

《醒世姻缘传》第12回中晁大舍家有丫头小柳青,小柳青因为害怕刑罚而实话实说:

又唤小柳青,又似一般的问了。回

说的也大约相似。问说:“那珍哥说是和尚道士,还有许多难为那计氏去处,你却如何不说?你说的俱与小夏景说的不同,拿夹棍上来!”两边皂隶齐齐吆喝讨夹棍,那禁子拿了一副大粗的夹棍,向月台震天的一响,丢下地下。两边的皂隶就要拿他下来。柳青忙说道:“我实说就是,别要夹我。”四府叫:“且住,等他说来。若再不实说,着实夹!”^{[3]197}

《警世通言》第24卷“玉堂春落难逢夫”皮氏丫头小段名也因为怕打而说实话:

却说皮氏抬起头来,四顾无人,便骂:“小段名!小奴才!你如何乱讲?今日再乱讲时,到家中活敲杀你!”小段名说:“不是夹得疼,我也不说。”^{[6]385}

与小柳青同样地位的是小夏景,小段名,两人的名字读起来都非常相似。

第14回写珍哥对晁大舍说:

珍哥扯着晁大舍撒娇撒痴的说:“我不放你往任上去!你若不依我说,你前脚去了,我后脚就吊杀!那辈子哩,也还捉着你的小名儿咒!”^{[3]229}

《水浒传》第65回李巧奴不放神医安道全去救宋江:

那李巧奴道:“我却不要你去!你若不依我口,再也休上我门。”安道全道:“我药囊都已收拾了,只要动身,明日便去。你且宽心,我便去也,又不担阁。”李巧奴撒娇撒痴,倒在安道全怀里说道:“你若还不依我去了,我只咒的你肉片片而飞!”^{[7]862}

明陈铎《坐隐先生精订可雪斋稿》的“怨别”:
“想才郎一去杳无凭,早忘了海誓山盟。说来话儿全不应,谁似你辜恩薄幸。对神前提着小名才骂了,又心疼。”^{[8]322}需要说明的是,这支曲被收入冯梦龙编《太霞新奏》卷14^{[9]273}。

《白雪遗音》卷2“一口一口”:

一口一口长叹气,不叹别人叹的我自己。想当初不该与他同结义,到如今闪的奴家无情趣。似你这等薄幸,无有俺那心实,恨将起,提着小名骂几句,为甚么叫人骂着才快意。^{[10]81-82}

冯梦龙《挂枝儿》之“咒”:

俏冤家,我别你三冬后。拥衾寒,挨

漏水,数尽更筹。叫着你小名儿低低咒。咒你那薄幸贼,咒你那负心囚。疼在我心间也,舍不得咒出口。^{[11]21}

这种“提着小名咒”是妓女常用的词汇,这与珍哥以前为妓女的身份很符合。

第10回晁大舍用酒坛行贿:

谁知到了次日清早,晁大舍恐那典史不放心,起了个绝早,拣了两个圆混大坛,装了两坛绝好的陈酒。昨晚那六十两银子,原恐怕他乔腔,就要拿出见物来买告,见他有个体面,不好当面褻渎。他随即解开了封,又添上二十两,每个坛内是四十两。又想,要奉承人须要叫他内里喜欢,一个坛内安上了一付五两重的手镯,一个坛里放上每个一钱二分的全戒指十个,使红绒系成一处;又是两石稻米。^{[3]225}

《警世通言》第24卷“玉堂春落难逢夫”:

却说皮氏差人密密传与赵昂,叫他快来打点。赵昂拿着沈家银子,与刑房吏一百两,书手八十两,掌案的先生五十两,门子五十两,两班皂隶六十两,禁子每人二十两,上下打点停当。封了一千两银子,放在坛内,当酒送与王知县。知县受了。^{[6]381-382}

两家都是因为打官司而对官员行贿,都使用酒坛盛放贿金。冯梦龙《古今谈概》卷15“贪秽部”也有类似故事:

聂豹字文尉,永丰人,好讲阳明之学,而天性贪狡。为苏州时,纳贿无算。尝封金于瓮,为李通判所见,佯云:“以菜寄父。”李曰:“拙妻正思菜。”遂取十二瓶去。豹不敢问。^{[12]292}

第18回写晁老深夜饮酒得病:

合该悔气,到了三月十一日,家中厅前海棠盛开,摆了两桌酒,请了几个有势力的时人赏花。老人家毕竟是新婚之后,还道是往常壮盛,到了夜深,不曾加得衣服,触了风寒,当夜送得客去,头疼发热起来。^{[3]287}

晁老新婚后深夜喝酒赏花,“触了风寒”,生病了。

《醒世恒言》第29卷“卢太学诗酒傲王侯”:

夫妻对酌,直饮到酩酊,方才入寝。

那知县一来是新起病的人,元神未复;二来连日沉酣糟粕,趁着酒兴,未免走了酒字下这道儿;三来这晚露坐夜深,着了些风寒。三合凑,又病起来。眼见得卢柟赏月之约,又虚过了。调摄数日,方能痊愈。^{[4]670}

夜深知县酒后又“走了酒字下”指“色”字,“着了些风寒”,生病了。

第19回唐氏、晁源私通,丈夫正好回家遇到:

唐氏、晁源听见是小鸡儿回来了,慌做一块。待要跑出来,又正从大门里面走过,恐怕劈头撞见。唐氏说:“你不要著忙!头信放了心,你躲在门背后,不要出去,我自有道理。”唐氏穿了裤,赤了上身,把房门闭了。小鸡儿到自己门口,推了推门。唐氏道:“甚么人推门?”小鸡儿道:“是我!”唐氏一边开门道:“你回来的甚好。从头里一个蝎子在这席上爬,我害怕,我又不出去掏火。你送进担子来,你去掏点个火来,咱照他照,好放心睡觉。”又摸了半枝香递与小鸡儿。那时月亮照得屋里明明的,怎晓得门后边躲着一个人?小鸡儿拿着香去点火,晁源人不知鬼不觉走回去了。^{[3]302-303}

《型世言》第5回“淫妇背夫遭诛 侠士蒙恩得宥”:

一日晚了,正送耿埴出门,不曾开问,只听得董文怪唱来了。耿埴道:“哪里躲?”邓氏道:“莫忙,只站在门背后是哩!”说话不曾了,董文已是打门。邓氏道:“汗那哩?这等怪叫唤!”开门,只见董文手里拿着一盏两个钱买的茹桔灯笼进来。邓氏怕照见耿埴,接来往地下一丢,道:“日日夜晚才来。破费两个钱留在家买米不得?”又把董文往里一推道:“拿灯来!照咱门门。”推得董文这醉汉,东磕了脸,西磕了脚。叫唤进去,拿得灯来。耿埴已自出门去。邓氏已把门关了。^{[13]85}

一对男女在女方家私通,女子的丈夫正好回家撞个正着,但女子很沉着,让丈夫去取“火”或“灯”,这时“奸夫”悄悄溜走了。而《型世言》此回正与《三刻拍案惊奇》第9回“淫妇情可诛 侠

士心当宥”完全相同^①。

“淫妇背夫遭诛”还用了“撒懒溜痴”^{[13]82}，在《醒世姻缘传》第54回中也有，“他做的那茶饭撒拉溜侈”。此词至今在笔者老家山东新泰使用。

第20回“晁大舍回家托梦”：

却说晁源披了头发，赤了身子，一只手掩了下面的所在，浑身是血，从外面嚎啕大哭的跑将进来，扯住晁夫人道：“狐精领了小鸦儿杀得我好苦！”晁夫人一声大哭，旁边睡的丫头连忙叫醒转来，却是一梦。晁夫人吓得通身冷汗，心跳得不住，浑身的肉颤得叶叶动不止。^{[3]310-311}

《醒世恒言》第26卷“薛录事鱼服证仙”：

得了这个消息，心中少觉宽解。岂知朦胧睡去，做成一梦。明明见少府慌慌忙忙，精赤剥的跑入门来，满身都是鲜血，把两只手掩着脖子叫道：“悔气！悔气！我在江上泛舟，情怀颇畅，忽然狂风陡作，大浪掀天，把舟覆了，却跌在水去。幸遇江神，怜我阳寿未绝，赠我一领黄金锁子甲，送得出水。正待寻路入城，不意遇着剪径的强人，要谋这领金甲，一刀把我杀了。你若念夫妻情分，好生看守魂魄，送我回去。”夫人一闻此言，不觉放声大哭，就惊醒了。^{[4]597}

第92回儿子装扮成皮狐偷亲娘的钱，结果被亲娘一剪刀刺死了：

正无可奈何，他母亲还道是当真的皮狐，使气力叫儿子起来相救，啣干了喉咙，那得答应。想起床头有剪刀一把，拿在手中，尽气力一戮，只听见“哎哟”一声，在床上跌了一阵就不动了。摸了一把。满手血腥，赤着身起来，吹火点灯，照见那有甚么皮狐？却是他亲生公子。剪刀不当不正，刚刚的戮在气嗓之中，流了一床鲜血，四肢挺在床中。^{[3]1453}

《拍案惊奇》第13卷赵六老偷亲生儿子的钱，结果被儿子一斧头杀死：

赵聪只不做声，约莫来得切近，悄悄的床底下拾起平日藏下的一把斧头，趁着手势一劈，只听得扑地一响，望床前倒了。赵聪连忙爬起来，踏住身子，再加两斧，见寂然无声，知是已死。慌忙叫醒殷

氏道：“房里有贼，已砍死了。”点起火来，恐怕外面还有伴贼，先叫破了地方邻舍，多有人走起来救护，只见墙门左侧，老大一个壁洞，已听见赵聪叫道：“砍死了一个贼在房里。”一齐拥进来看，果然一个死尸，头劈做了两半。众人看了，有眼快的叫道：“这却不是赵六老？”^{[14]228}

第43回刑房书手张瑞凤在监狱中要强奸小珍哥，做好做歹，最后得逞。

《醒世恒言》第27卷“李玉英狱中讼冤”有个禁子打玉英的主意：

说那禁子贪爱玉英容貌，眠思梦想，要去奸他。一来耳目众多，无处下手，一则恐玉英不从，喊叫起来，坏了好事。捉空就走去说长问短，把几句风话撩拨。玉英是聪明女子，见话儿说得蹊跷，已明白是个不良之人，留心提防，便不十分招架。一日，正在槛上闷坐，忽见那禁子轻手轻脚走来，低声哑气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小娘子，可晓得我一向照顾你的意思么？”玉英知其来意，即立起身道：“奴家不晓得是甚意思。”那禁子又笑道：“小娘子是个伶俐人，难道不晓得？”便向前搂抱。玉英着了急，乱喊：“杀人！”^{[4]636-637}

两者均为牢房人员要想奸污女犯人，只是一个得逞，一个未遂。

《醒世姻缘传》第51回“程犯人釜鱼漏网”：

一个粟米豆的过来，程谟叫住，与他讲定了价钱，说过次日取钱。那粟米的已是应允。程谟往里面取升。这刘恭的老婆对那粟粮的人把嘴扭两扭，把眼挤一挤，悄悄说：“他惯賒人的东西，不肯还人的钱，倘要得紧了，还要打人。”程谟取出升来，那粟米豆的人变了卦，挑了担子一溜风的走了。程谟晓得是他破去，已是怀恨在心。过了半日，又有一个卖面的过来，程谟叫住，又与他讲过要賒。那卖面的满口应承。程谟进房取秤，又喜刘恭两口子都又不在跟前，满望

^①学界认为，《型世言》在国内流传甚少，因此西周生看到《型世言》的可能性极小，他能看到的当为《型世言》的改编本《三刻拍案惊奇》。为叙述方便，还是以《型世言》为例。

醒成了面,要烙饼充饥。谁知那刘恭好好在屋里坐着,听见程谟醒面,走出门前,正在那里指手画脚的破败,程谟取秤出来,撞了个满面。卖面的挑了担儿就走。程谟叫他转来。他说:“小本生意,自来不赊。”头也不回的去。^{[3]801-802}

《醒世恒言》第29卷“卢太学诗酒傲王侯”:

那石雪哥当初原是个做小经纪的人,因染了时疫症,把本钱用完,连几件破家伙,也卖来吃在肚里。及至病好,却没本钱去做生意,只存得一只锅儿,要把去卖几十文钱来,营运度日。旁边却又有些破的,生出一个计较,将锅煤拌着泥儿涂好,做个草标儿,提上街去卖。转了半日,都嫌是破的,无人肯买。落后走到王屠对门开米铺的田大郎门首,叫住要买。那田大郎是个近觑眼,却看不出损处,一口就还八十文钱。石雪哥也就肯了。田大郎将钱递与石雪哥,接过手刚在那里数明,不想王屠在对门看见,叫道:“大郎!你且仔细看看,莫要买了破的!”这是嘲他眼力不济,乃一时戏谑之言。谁知田大郎真个重新仔细一看,看出那个破损处来,对王屠道:“早是你说,不然几乎被他哄了,果然是破的。”连忙讨了铜钱,退还锅子。石雪哥初时买成了,心中正在欢喜,次后讨了钱去,心中痛恨王屠,恨不得与他性命相博。^{[4]673}

第43回写张瑞凤奸淫珍哥后,众禁子给他祝贺:

天将明的时候,张瑞凤方才到他提牢厅上。众禁子有提壶酒的,煮两个鸡子的,都拿去与张瑞凤扶头,都说:“张师傅,喜你好个杭货么?”张瑞凤道:“实是仗赖。该领工食,我早早的撺掇,一分常例也不要。”^{[3]680}

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17“同窗友认假作真”写景小娘子看中了俊卿,让人给俊卿送鸡子吃:

次日早起,老姥又来,手中将着四枚剥净的熟鸡子,做一碗盛着,同了一小壶好茶,送到俊卿面前道:“舍人吃点心。”俊卿道:“多谢妈妈盛情。”^{[15]368}

《醒世姻缘传》第76回狄员外娶了年轻女人

调羹,生了儿子小翅膀,大儿子媳妇素姐百般辱骂调羹与小翅膀,“说是孩子不是她公公的骨血”。狄员外在“西房稻子囤底下,马棚后头石槽底下”^{[3]1192},藏了钱物为调羹母子以后的生活作准备。《喻世明言》第10卷“滕大尹鬼断家私”中倪太守娶小妻梅氏,并生了一儿子,他的大儿子夫妻辱骂梅氏母子,并说“这孩子不知那里来的杂种,决不是咱爹嫡血”^{[5]155},倪太守为了照顾梅氏母子,在旧宅子里埋藏了五坛银子。

以上主要是《醒世姻缘传》对“三言”等白话小说的素材吸收,从中可以看出西周生对冯梦龙作品的熟悉。

(二)来自文言小说等的素材

此部分主要分析《醒世姻缘传》对文言小说等的借鉴,有的属于类型化的材料也在此分析。

狄希陈非常刁钻古怪。第33回用凤仙花染红老师的鼻子、把老师跌进厕所里、骂老师为龟鳖、让老师拉屎在裤子里,等等。第62回戏弄卖鸡蛋的、戏弄抬大粪的、让别人闻大便、染红老师的鼻子(第二次)、挑拨人家夫妻不和等恶劣行为。

这种行为在明清文学中常见,笔者曾经论述过^[16]。清丁治棠著《仕隐斋涉笔》卷7“恶坡”写一个人叫安士敏,特别喜欢捉弄人,他让女子遗便在裤子里、戏弄抬大粪的、假说可以让白胡子变黑而用胶粘住人家胡须^{[17]165-171}。《霁楼逸志》卷四《染红须》写邓中岳想用染料把自己的白须染黑,结果被人把染料调包,染成红胡子^{[18]225},与狄希陈的促狭如出一辙。

第43、第51回中,张瑞凤为了长期霸占小珍哥,在监狱放了一把火,把一个烧焦的尸体说成珍哥,这珍哥藏在张瑞凤家中,就成了张瑞凤的二房,后来被人在张家遇见,此案真相大白。

邹宗良先生指出谈迁《枣林杂俎》和集《借尸脱囚》条与珍哥事相同^[19]。但此种事在古代多有。袁枚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9《书麻城狱》写麻城涂如松殴打其妻杨氏,杨氏逃匿,有无赖生员杨同范把杨氏藏在家中,为了达到长久占有杨氏的目的和逃避官方追查杨氏,杨同范混淆视听,把一男尸当成杨氏的尸体,伪造杨氏死亡,此狱牵连人员众多,最后,有老姬无意中在杨同范家撞见杨氏,此案才真相大白^{[20]162-164}。

这两个案件非常相似。笔者《〈醒世姻缘传〉素材来源再考——兼论小说成书于顺治年间》曾

指出《醒世姻缘传》与袁枚《新齐谐》的一则素材相似^[21]。

《醒世姻缘传》中素姐(狐狸转世)喜欢吃鸡蛋喝烧酒,一只狐狸假装成的神“每日要三十个白煮鸡子,一斤极酩的烧酒”。苏雪林《我幼小时的宗教环境》描述过对待狐狸的情况:“上写‘某某大仙之位’字样,朔望供烧酒一杯,煮熟鸡蛋一个。我姊妹少时都经常在狐仙牌位前叩过头”^{[22]37}。看来狐狸喜欢这两样食物。小说描写有深厚的生活基础。

笔者揭示过《小豆棚》与《醒世姻缘传》的关系。此外《小豆棚·徐国华》“当徐气绝时,徐之子尚在某家豪赌云”^{[23]52}。《醒世姻缘传》第41回中汪为露死时,他的儿子小献宝也在赌博,“直至次日晚上,他方才从城里赌输了回来”。

第59回“孝女于归全四德”写素姐谈自己莫名其妙虐待丈夫:

素姐说:“这却连我自己也不省的。其实俺公公婆婆极不琐碎,且极疼我;就是他也极不敢冲犯著我;饶我这般难为了他,他也绝没有丝毫怨我之意。我也极知道公婆是该孝顺的,丈夫是该爱敬的,但我不知怎样,一见了他,不由自己,就像不是我一般,一似他们合我有世仇一般,恨不得与他们俱生的虎势。即是刚才,人家的媳妇都与婆婆告坐,我那时心里竟不知道是我婆婆。他如今不在跟前,我却明白又悔,再三发恨要改,及至见了,依旧又还如此。我想起必定前世里与他家有甚么仇,所以神差鬼使,也由不得我自己。”^{[3]1009}

这应该为一种心理疾病,段江丽先生引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之“奴子王成,性乖僻”印证素姐打狄希陈事^[24],确为卓见。此外在《醒世恒言》第35卷“徐老仆义愤成家”也有类似情节:

那萧颖士平昔原爱杜亮小心驯谨,打过之后,深自懊悔道:“此奴随我多年,并无十分过失,如何只管将他这样毒打?今后断然不可!”到得性发之时,不觉拳脚又轻轻的生在他身上去了。这也不要单怪萧颖士性子急躁,谁教杜亮刚闻得叱喝一声,恰如小鬼见了钟馗一般,扑秃的两条腿就跪倒在地!萧颖士本来是个好打人的,见他做成这个要打局面,

少不得奉承几下。^{[4]809}

可见这种心理疾病的普遍性。《耳食录》卷9“黄衣丈夫”:

村人林某偶行河畔,见一浣衣女子容态殊绝,因访其姓氏里居,以厚币娶之。女子贤且慧,事舅姑颇孝谨,处诸姑娣姒间,性甚和柔,各得其意。惟待其夫,乃过于悍戾之妇。梳洗饮食,必其夫进巾栉、奉匕箸,少不如意便撻之。夫惟顺受,不敢敌,亦不敢逃。甚或令长跪榻下,以火焰其面,锥刺其体;虽至于焦烂疮痍,身无完肤,而妇怒犹未已也。舅姑奔救,则少止;既去,则复虐之。惨毒百端,莫可名状。而妇家兄弟,无赖若狼虎,不可理喻,故舅姑欲治以官,而卒不敢也。他人见之,每为不平。以故询其夫,则答言不知。或教以宜自振奋,不当为妇人所制,则惟俯首长叹而已。^{[25]131-132}

后有人指出,这对夫妻是“唐李益、霍小玉数世业”。这个故事与素姐虐待狄希陈极为相似,两个故事都为两世宿缘,略微不同的是小故事中的女子对公婆比较尊敬。

《醒世姻缘传》第29回写侄子梦见死去的姑妈:

那祁伯常三年前做了一梦,梦见到他的一个久死的姑娘家里,正在那里与他姑娘坐了白话,只见从外面一个丑恶的判官走了进来,口里说道:“是那里来的这样生野人气?”祁伯常的姑娘迎将出去,回说:“是侄儿在此。”那判官说:“该早令我知!被他看了本形,是何道理?”躲进一间房内,待了一顿饭的时候,只见一个戴乌纱唐巾,穿翠蓝绉纱道袍,朱鞋绫袜,一个极美的少年。他姑娘说道:“这就是你的姐夫,你可拜见!”美少年道:“不知贤侄下顾,致将丑形相犯,使贤侄有百日之灾;我自保护,不致贤侄伤生。”一面叫人备酒相款。待茶之间,一个虞候般的人禀说:“有西司判爷暂请会议。”美少年辞说:“贤侄与姑娘且坐,顷刻即回。”^{[3]452}

祁伯常看了姐夫掌管的大簿册籍,知道自己早死,哀求姐夫,他姐夫给他想了办法,让他不要

吃田鸡,但后来他还是吃了,所以还是早死了。

《秋灯丛话》卷9《误入冥中》也是写侄子梦见死去的姑妈:

萧山先达某,少为诸生时,酒量不胜蕉叶,后忽雄于饮,同人讶而诘之,乃自述:某岁病疫,昏愤间,神已离舍,随风飘至一处,天色惨淡,不见日月。道左有屋数椽,乃即檐下憩焉。未几,一妇启扉出,视之,姑也。因谓:“姑亡多年,何为在此?”姑含糊应之。呼入,询所自,恍惘莫能对。姑曰:“可暂居此,尔姑丈职司判曹,候归时,当为尔谋。”俄闻传呼声,仆僮奔告曰:“主人至矣。”姑囑匿帷幕间。顷见赤面虬须者昂然入,瞬则白面书生也。讶云:“乌得有生人气?”姑告以故。曰:“戚也,奚相避?”出与叙礼,情颇洽。姑曰:“此子何由而至?”判取簿查视,曰:“误矣,俟食毕,送之归。”时已悟入冥途,因叩闻终身事。判曰:“子科第中人,虽仕途不永,而寿颇长。”比设食劝饮,以量狭辞。判复取簿视之,曰:“果无酒肠,当为子添三分。”援笔书其上,引觥酬酢,遂多而不醉。食毕,即命役送出,乃寤。自此病愈,竟能饮。某后登第,授县令,甫三年,缘事归,寿至八十余。^{[26]56}

《秋灯丛话》与《醒世姻缘传》第29回中祁伯常梦游冥司见其姑丈的情节非常相似。都是做梦,梦到死去的姑姑,姑姑嫁了丈夫,姑夫还能变脸、能掌握人的生死,能给自己的侄儿改命运。前者虽晚出,但很可能不是借鉴的《醒世姻缘传》,而是两者有一个共同的源头,应该来源于流传在齐鲁大地上的故事。

第29回“冯夷神受符放水”写“虞际唐、尼集孔都与他亲嫂抱成一处;张国报与他叔母,吴溯流与他的亲妹,也是对面合抱拢来”。《秋灯丛话》卷1第26条“秽行遭神谴”:

莱郡叔嫂二人,素通于室。结伴进香岱岳……届期,行及山畔,嫂呼腹痛不可忍。咸信之,令叔扶归逆旅,遂偕至岩穴深处私焉。众返寓久不见其回,复至山畔,竟觅无踪。方疑讶间,闻有喘息声,迹之,两人交股而卧,力撼不能解。^{[26]14}

《情史》卷17“情秽类”有男子与妻妹私通,“阴根交接粘着不解”,与此类似^{[27]633}。《情史》卷17“情秽类”有杨广烝其庶母宣华夫人陈氏、贺兰敏之与外祖母杨氏私通、安禄山私通他称为母亲的杨贵妃、卫宣公烝于庶母夷姜。齐襄公私通亲妹文姜、杨国忠私通堂妹虢国夫人。有理由认为,《醒世姻缘传》的第29回参考了《情史》卷17。第62回“狄希陈诳语辱身”:

一日夜间大雨,清晨开门,智姐的母亲在大门上看了人疏通阳沟,狄希陈也站在自家门口,相对了智姐的母亲说话。彼此说起夜间的大雨,智姐的母亲说道:“后晌还是天晴,半夜里骤然下这等大雨,下得满屋里上边又漏,下边又有水流进来。闺女接在家中,漏时睡觉的所在也没有,只得在一合糜案上边睡了,上边与他打了一把雨伞,过了半夜,方才送他回家去了。”狄希陈听在肚里。恰好风波将起,事有因由。天晴了,狄希陈往园里去,劈头撞见张茂实走过,两个相唤了,也说下了这般骤雨。狄希陈随口应道:“正是,我与你媳妇刚刚睡下,还不曾完事,上面漏将下来,下边水又流到床下,你丈母替我支了一合糜案,上边张了一把雨伞,权睡了半夜,送得你媳妇去了。”^{[3]978-979}

得知女性的隐私而胁迫女性是一种常见的情节模式。如《包龙图判百家公案》“黑痣”:

话说金华府有一人,姓潘名贵,娶妻郑月桂,生一子才八月,因岳父郑泰是日生辰,夫妇往贺。来至清溪渡口,与众人同过渡。妇坐在船上,子饥,月桂取乳与子食,其左乳下生一黑痣,被同船一个光棍洪昂瞧见,遂起不良之心。^{[28]445}

光棍洪昂以郑氏乳下黑痣为由声称郑氏是自己的妻子,当然奸谋并没得逞。《聊斋志异》卷2“霍生”:

文登霍生与,严生少相狎,长相谑也,口给交御。惟恐不工。霍有邻姬,曾与严妻导产,偶与霍妇语,言其私处有两赘疣,妇以告霍。霍与同党者谋,窥严将至,故窃语云:“某妻与我最昵。”众不信。霍因捏造端末,且云:“如不信,其阴侧有双疣。”严止窗外,听之既悉,不

入,径去。至家苦掠其妻,妻不服,榜益残,妻不堪虐,自经死。^{[29]524}

洪昂、霍生所用计策与狄希陈相似。这是一个小说常用的故事类型。

《耳食录》2 编卷8“忘误”友人在某生腹部上用灶煤画圈,诡说某生妻子脐下有圈,某生误以为妻子与友人有奸,致使妻子自杀^{[25]290}。

二、《醒世姻缘传》对张爱玲、莫言的影响

《醒世姻缘传》对后世影响极大,胡适、徐志摩等人对它赞不绝口。它对后世影响既深且广,本文仅选取张爱玲、莫言小说所受影响作为代表,见其冰山一角。

张爱玲是一位优秀的作家。她擅长于写大家庭中的人际关系,包括男女、主仆、主子之间、仆人之间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心理感受,尤其她对人物心理剔肤见骨的刻画叙述深受读者的赞赏,当下读者誉其为“张爱玲毒舌”。张爱玲又特别喜欢中国古典小说,如她喜欢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《醒世姻缘传》《聊斋志异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《海上花列传》等。张爱玲小说当下称“社会言情小说”,它接续明代“世情小说”正脉,乃是“世情小说”在20世纪的复活,而《醒世姻缘传》正好为“世情小说”的优秀代表。张爱玲特别喜欢《醒世姻缘传》,古稻先生《张爱玲与〈醒世姻缘传〉》详细论述了张对《醒世姻缘传》的热爱,张不但爱看《醒世姻缘传》,“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,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”,甚至想把它翻译成英文^[30]。但《醒世姻缘传》对张爱玲小说的影响学界多作宏观论,少有具体发覆者。其实,张氏从《醒世姻缘传》中偷偷学习了许多细节。张爱玲《金锁记》中的曹七巧说:

七巧道:“怕什么!莫说我们姜家还吃得起,就是我今天卖了两顷地给他们姐儿俩抽烟,又有谁敢放半个屁?姑娘赶明儿聘了人家,少不得有她这一份嫁妆。她吃自己的,喝自己的,姑爷就是舍不得,也只好干望着她罢了!”^{[31]248}

作为母亲的七巧卖两顷地供儿女抽大烟。而《醒世姻缘传》第52回狄老婆子对儿子狄希陈说:“没帐,咱还有几顷地哩!我卖两顷你嫖,问不出这针黹的罪来。”^{[3]818}素姐还模仿婆婆的话说:“槽头买马看母子,这们娘母子也生的出

好东西来哩?‘我还有好几顷地哩,卖两顷给他嫖!’你能有几顷地?能卖几个两顷?只怕没得卖了,这两把老骨拾还叫他撒了哩!小小子要不早娶了巧妮子去,只怕卖了妹子嫖了也是不可知的!”^{[3]819}

张爱玲《第一炉香》:

一语未完,门开处,一只朱漆描金折枝梅的玲珑木屐的溜溜地飞了进来,不偏不倚,恰巧打中薇龙的膝盖,痛得薇龙弯了腰直揉腿。再抬头看时,一个黑里俏的丫头,金鸡独立,一步步跳了进来,踏上那木屐,扬长自去了。^{[32]4}

《醒世姻缘传》第36回“沈节妇操心守志”:

说话中间,小和尚拿着他奶母子的一只鞋,飞也似的跑了来。奶母子跷着一只脚,割蹬着赶。晁夫人说:“你是怎么?”奶子说:“我刚在那里缠缠脚,哥哥拿了我一只鞋跑了来了。”小和尚拿着鞋,把手逼在脊梁后头,扑在晁夫人怀里,把那鞋照着他奶子一撩,说:“娘,你看俺妈妈的运粮船儿呢!”惹的一家子呱呱大笑。^{[3]576}

薇龙被一只“玲珑木屐”打中膝盖,丫头金鸡独立;小和尚拿着一只大鞋子,撩到奶妈手上,奶妈“割蹬着赶”,就是“一条腿跳着走”^{[3]576}。两者相似非常显然。

《怨女》里有“孩子叫小和尚。他已经在这庙里记名收做徒弟,像他父亲和叔伯小时候一样,骗佛爷特别照顾他们”^{[33]157},这个孩子是银娣的儿子。《醒世姻缘传》中晁梁就起名“小和尚”,因为晁梁是梁和尚投胎转世而生的。

《怨女》中九老太爷让自己的妻子与男佣人在一起,生下孩子叫镜于,男佣人嚷孩子是他的。“据说镜于小时候他常在门房里嚷,少爷是我儿子”^{[33]184}。

《醒世姻缘传》第46回武城县光棍魏三声称小和尚是他的亲生孩子,以前家里穷只好把孩子偷偷卖给晁家,现在家里有钱了,来赎回孩子。原文如下:

说话之间,只见魏三外面吆喝道:“怎么着哩!或长或短,分付我去,叫我把这们一日门,也不当家。”^{[3]728}

有意思的是,这魏三叫魏镜,那揭帖上面写道:

具禀人魏镜,禀为强夺亲子事:已故晁乡宦妻郑氏因恐族人分夺绝产,故使妾假装怀孕,于景泰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酉时知镜生有一男,使老娘婆徐氏付银三两,强夺为子,欺压族人。镜畏势不敢言喘。徐氏原银存证。今镜颇可过活,镜男应断归宗。镜情愿出银二十两为谢。上禀。^{[3]731}

笔者认为“镜于”的镜来源于魏镜的“镜”。《醒世姻缘传》第47回“因诈钱牛栏认犊”也叙述了相关事件。

山东著名作家莫言受益于齐鲁文化多多,尤其《聊斋志异》对他沾溉甚巨,齐鲁大地流传的故事对他的影响也非常大。其中《醒世姻缘传》对他也很有帮助。《醒世姻缘传》主要写了发生在山东明水的故事,它的作者现在虽然依然未知,但一定为山东作家无疑,因此它是一部优秀的山东小说。莫言、杨扬《小说是越来越难写了》提到过西周生的《醒世姻缘传》^[34]。可见莫言对此小说不陌生,虽然我们到现在还没发现其他的证据。莫言《月光斩》开头:

小冯刚上班,提着热水瓶想去打开水,听到窗户外乌鸦噪叫,探头外望,发现那棵最高的雪松顶梢悬挂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。起初以为是乌鸦们在此筑了巢,心中有几分丧气,继而又见那些乌鸦竟像不畏生死的斗士轮番向那黑物攻击,心中诧异,定睛细看,是一颗人头,随即发出一声尖叫,热水瓶掉在地上,竟然没碎,也是奇迹。^{[35]433}

《醒世姻缘传》第29回“冯夷神受符放水”:

陈鹤翔见他带椅带人,逐浪随波,荡漾而去。后来水消下去,那张水云的尸首还好好地躺在那椅上,搁在一株大白杨顶尖头上;人又上不去取他下来。集了无数的鸱鹰老鸦,啄吃了三四日,然后被风吹得下来,依旧还粘在椅上。陈鹤翔只得掘了个大坑,连那椅子埋了。^{[3]451-452}

毋庸赘述,两者的相似一目了然。可见莫言是读过这部小说的。当然也不排除这个故事是民间故事,莫言有可能会听到。但无论如何两者的相似值得我们注意。

作为山东著名小说,《醒世姻缘传》不但广泛吸取了众多小说的素材等,同时也滋养了山东著名作家莫言,也营养了非山东籍的作家张爱玲等。从上面分析可知,《醒世姻缘传》至少吸收了《醒世恒言》的八则故事,因此我们推测这两部小说的题目中“醒世”是一脉相承的。同时,西周生对冯梦龙的作品极为熟稔,他熟悉三言,想做三言后的第四言,也熟悉《情史》《太霞新奏》《挂枝儿》等,西周生或许为冯梦龙的崇拜者。

《醒世姻缘传》对张爱玲、莫言等作家影响研究也是一项长期有意义的工作,等我们去开拓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段江丽.《醒世姻缘传》研究[M].长沙:岳麓书社,2003.
- [2]丁岳.亲子书写与十七世纪世情小说[D].天津:南开大学,2018.
- [3]西周生.醒世姻缘传[M].袁世硕,邹宗良,校注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.
- [4]冯梦龙.醒世恒言[M].张明高,校注.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1994.
- [5]冯梦龙.喻世明言[M].陈曦钟,校注.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1994.
- [6]冯梦龙.警世通言[M].吴书荫,校注.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1994.
- [7]施耐庵,罗贯中.水浒传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7.
- [8]陈铎.明刻坐隐先生精订陈大声乐府全集[M].汪廷讷,订.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国家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九年汪氏环翠堂刻本,2017.
- [9]冯梦龙.太霞新奏[M]//冯梦龙全集:第十册.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07.
- [10]华广生.白雪遗音[M]//续修四库全书:第1745册集部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.
- [11]冯梦龙.挂枝儿[M]//冯梦龙全集:第十册.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07.
- [12]冯梦龙.古今谈概[M]//冯梦龙全集:第六册.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07.
- [13]陆人龙.型世言[M].陈庆浩,校点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3.
- [14]凌濛初.拍案惊奇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1.
- [15]凌濛初.二刻拍案惊奇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95.
- [16]刘洪强.《醒世姻缘传》的蓝本及素材来源[J].明清小说研究,2009(3).
- [17]丁治棠.仕隐斋涉笔[M].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

社,1985.

[18] 欧苏. 霁楼逸志[M]//林雄. 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. 广州:广东人民出版社,2010.

[19] 邹宗良. 《醒世姻缘传》康熙成书说驳议——《醒世姻缘传》写作年代考之一[J]. 社会科学,1989(6).

[20] 袁枚. 袁枚全集:第2卷[M]. 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3.

[21] 刘洪强,王立芬. 《醒世姻缘传》素材来源再考——兼论小说成书于顺治年间[J]. 蒲松龄研究,2012(1).

[22] 苏雪林. 苏雪林文集:第2卷[M].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1996.

[23] 曾衍东. 小豆棚[M]. 盛伟,校点. 济南:齐鲁书社,2004.

[24] 段江丽. 虐待狂:薛素姐形象的心理分析[J]. 明清小说研究,2000(3).

[25] 乐钧,俞樾. 耳食录·耳邮[M]. 陈戍国,点校. 长沙:岳麓书社,1986.

[26] 王械. 秋灯丛话[M]. 华莹,校点. 济南:黄河出

版社,1990.

[27] 冯梦龙. 情史[M]//冯梦龙全集:第七册. 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07.

[28] 安遇时. 包公案[M]. 北京:金盾出版社,2017.

[29] 蒲松龄. 聊斋志异[M]. 任笃行,辑校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.

[30] 古昶. 张爱玲与《醒世姻缘传》[J]. 博览群书,2009(9).

[31] 张爱玲. 金锁记[M]//张爱玲全集·倾城之恋. 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12.

[32] 张爱玲. 第一炉香[M]//张爱玲全集·倾城之恋. 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12.

[33] 张爱玲. 怨女[M]//张爱玲全集·怨女. 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12.

[34] 莫言,杨扬. 小说是越来越难写了[J]. 南方文坛,2004(1).

[35] 莫言. 月光斩[M]//与大师约会.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12.

Material Inheritance and Later Influence of *Xingshi Yinyuan Zhuan*

LIU Hongqiang

(School of Literature,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, Jinan 250014, China)

Abstract: *Xingshi Yinyuan Zhuan* takes in the content of the popular works such as “Sanyan”, *Tai Xia Xin Zou*, and *Gua Zhi Er* edited by Feng Menglong, the title of which is possibly influenced by naming such “Sanyan” as *Xing Shi Heng Yan*.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and folktales also serve as essential material source for *Xingshi Yinyuan Zhuan*, which has an obvious impact on the novels of Zhang Ailing and Mo Yan.

Key words: *Xingshi Yinyuan Zhuan*; material inheritance; Feng Menglong; Sanyan; Zhang Ailing; Mo Yan

(责任编辑 陇 右)